

“俄罗斯电影大师展”近日在沪举办，米哈尔科夫早期代表作《奥勃洛莫夫一生中的几天》展现俄罗斯文学史上著名的“多余人”形象，在弥漫的诗意中给予人物更多的同情与理解

# 我们看到了爱情的纯真和深邃

帕帕拉佐

宁静的奥勃洛莫夫庄园，一个阳光和煦的早晨，小男孩伊里亚·伊里奇在一座深宅大院中醒来了，公鸡报晓了，摄影机从一个物体移到另一个物体。突然，它停在一座钟上，公鸡的啼鸣和钟摆毫无生机的摆动象征着两位主人公截然不同的性格，也隐喻着两人代表的不同时代。

这是影片《奥勃洛莫夫一生中的几天》的开头，标准的米哈尔科夫式的电影美学：诗意、留白、举重若轻，只消寥寥几个画面，就把原著小说那无以名状的部分，用视觉形象准确地表现了出来。对一些人来说，文学作品在进行电影改编时，经常要面对那些内在的、难以视觉化的、舍弃了余味的重要段落，而这些从来就难不住米哈尔科夫，这种才能在早期的作品中就已显露无疑。近期在沪举办的“俄罗斯电影大师展”上，可以看到米哈尔科夫的两部半作品。《一首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和《奥勃洛莫夫一生中的几天》是他早期的代表作，而《残酷的浪漫史》则是他作为演员与梁赞诺夫合作的。据说普克曾因为米哈尔科夫的一部电影而流泪，看哭他的是《十二怒汉》。这位充满浓厚人道主义精神的导演请了俄罗斯当今最顶尖的12位男演员共同主演了这部影片，当然，该片也推他走向了《西伯利亚理发师》后的又一艺术高峰。

## 俄罗斯文学和戏剧，滋养了米哈尔科夫的艺术

米哈尔科夫生于1945年，与同时代其他俄罗斯名导不同，米哈尔科夫的电影既不是塔可夫斯基的个人独白，也不是对好莱坞的模仿，而是立足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土壤，追求国际性与民族性、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完美平衡——要说与他这种风格最为接近的大师级人物，可能要属斯皮尔伯格了。米哈尔科夫的《西伯利亚理发师》《中暑》等电影，曾先后来到中国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几乎不去触碰历史本身，但又不断撕裂历史的影像中，能清晰地触摸到俄罗斯味道，俄罗斯民俗，俄罗斯民族在历史的巨轮下走向了何方。这点在《西伯利亚理发师》中最为明显：虽然变迁无可避免，但脚下这片土地，就像西伯利亚苍翠的森林一样，永远都有生机盎然的时候，这是米哈尔科夫作品中永恒的主题。

从这次影展可以看出，米哈尔科夫的早期创作，无一例外地得益于俄罗斯文学和戏剧，契诃夫、冈察洛夫们“滋养”了他，而他的二度创作，则赋予这些文学名著以接续当代的意义。他自编自导的《一首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和《奥勃洛莫夫一生中的几天》，前者改编自契诃夫的剧本《普拉东诺夫》和他其他几部小说，后者则改编自俄罗斯著名作家冈察洛夫的同名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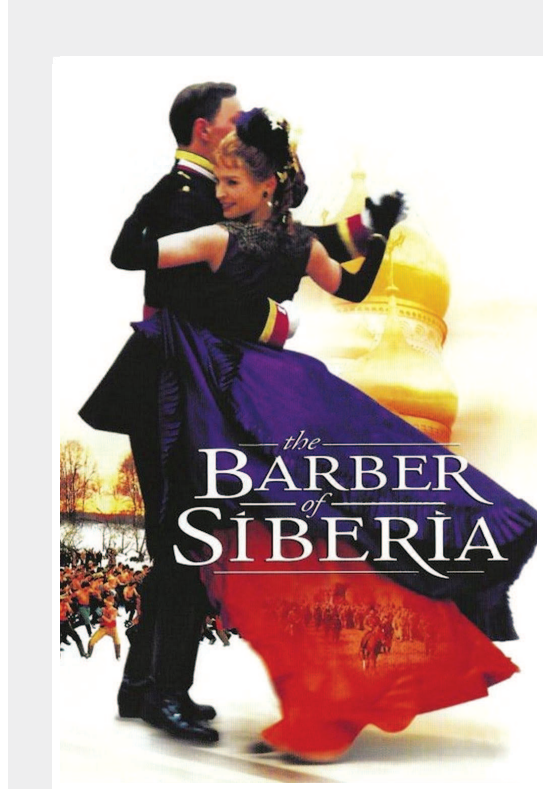
## 银幕上的奥勃洛莫夫实现了对原著的精神超越

说起奥勃洛莫夫这个人，那可是俄罗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多余人”，此人长年蜗居在彼得堡，不从事社会活动，也不从事力所能及的任何劳动。他不关心自己的土地，在农村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他却还留恋着过去，对新的变化一无所知，每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面对庄园连年歉收，因交不出房租而被房东勒令搬家等生活中的烦心事，他怎么办呢？奥勃洛莫夫穿着睡衣吃过午饭又躺回了沙发，带着管家和房东写信解决难题的决心，他……又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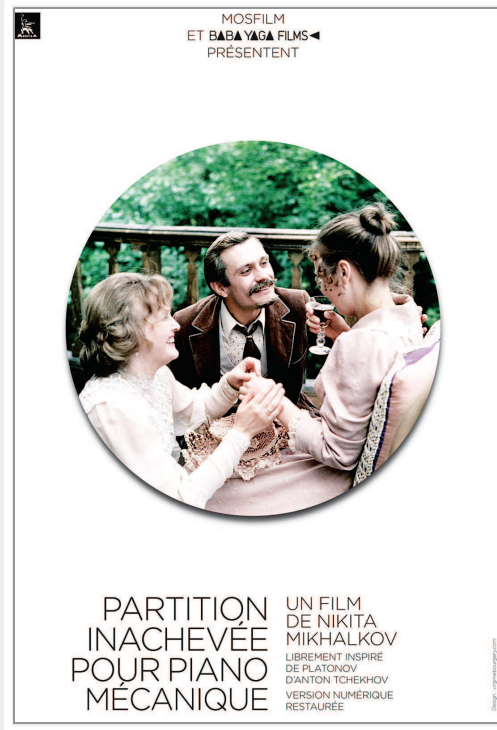
冈察洛夫以手术刀般的笔法，对不思进取、耽于空想的人进行鞭辟入里的批判，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影响有多大？小说完成后，即被同时代批评家认为“这个人物是解开俄罗斯生活中许多现象之谜的关键”，屠格涅夫曾评价说，纵然到了只剩下一个俄罗斯人的时候，他都会记得奥勃洛莫夫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一百多年后，为什么今天的人们要看这样一个俄罗斯经典文学形象呢？把他搬上银幕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米哈尔科夫是怎么做的。电影一开场，成年奥勃洛莫夫的生活状态是这样闯进观众视野的。瞧！他就在画面正中央的沙发上躺着，被厚厚的被子盖着，只露出半个脑袋。没人知道他这么睡了多久，就好像一直要睡到死一样。是不是有点眼熟？嗯，每个宅男宅女都能在奥勃洛莫夫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吧？350个农奴的主人，这是奥勃洛莫夫的资本。而今天的宅男宅女，可能有别的资本，总之大家都饿不死。起床多么累，出门去找谁？纵然有一百个理由让一个懒癌晚期患者走出家门，但最后通常都敢在一件事上，那就是从床上起来。

原来这种典型人格，在冈察洛夫的时代到现在从未变过。他们总在等待着



▲《西伯利亚理发师》海报



▲《一首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海报



▲《奥勃洛莫夫一生中的几天》海报

一种被人安排好的生活，总嫌生活无趣，却从不反思一下自己能给别人带来什么乐趣，或主动在生活中创造什么乐趣。如今的社会也是如此，一机(手机)在手，永远不愁会寂寞。

从这点有趣的共性开始，米哈尔科夫着手对100多年前的冈察洛夫进行一次精神超越。

这种超越体现为在精准把握原著主旨的前提下，在冈察洛夫批判反思精神的基础上，在弥漫全片的诗意中，对奥勃洛莫夫这个人(这类人)给予更多的同情与理解。

影片将奥勃洛莫夫的性格纳入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传承谱系。整部影片贯穿了童年和现在的奥勃洛莫夫两条叙述线，童年作为回忆、梦境与成年叙事形成微妙的映照。面容温柔的母亲、玩伴的笑容、午后酣睡中的仆人、毛色油亮的马匹，还有那郁郁的草场和山峦，促成了奥勃洛莫夫一生对于美、质朴、正直和纯真的向往，这也是他现实受挫后慰藉心灵的精神家园。

于是，我们看到了奥勃洛莫夫的“宅”与“软弱”，在米哈尔科夫镜头中，几乎变成了对沙皇时期贵族社会虚伪世故

的主动弃绝。他真诚地关心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宁愿在假想中接近内心的真实，他的心灵是孱弱的同时也是深刻的，他最后对自己所爱姑娘的放弃，是软弱也是善良的。

## 施托尔茨：奥勃洛莫夫的“另一个自己”

与此同时，电影对奥勃洛莫夫的挚友、小说的另一主人公施托尔茨的描述，则另辟蹊径。施托尔茨决意改造奥勃洛莫夫的生活，迫使他跟他一起出席政商名流的各种聚会。这个有着一半德国血统的家伙，与奥勃洛莫夫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积极肯干、锐意进取，对身材与健康进行一丝不苟的管理。奥勃洛莫夫真诚地喜欢、信任他，甚至依赖他，并爱上了施托尔茨介绍给他的女子，奥尔加。而这个贵族小姐也对他芳心暗许。影片最后，他对奥尔加的放弃是出于爱，在奥勃洛莫夫的逻辑里，只有他完美的朋友施托尔茨才能配得上完美的奥尔加。

某种意义上，施托尔茨就是奥勃洛莫夫耽于行动无法实现又希望成为的“另一个自己”，奥尔加嫁给施托尔茨其实也就是嫁给了奥勃洛莫夫的理想自我。如此一来，奥勃洛莫夫再次获得了心灵的平静。在影片尾声画外音的讲述中，我们得知奥勃洛莫夫又回到了他的沙发，并最终死于中风。

或许，那个在田间山头与施托尔茨和奥尔加骑着三轮车飞驰而过的奥勃洛莫夫并不存在，又或只存在于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无限追念之中。影片用非常明亮的色调呈现了这一段落，要知道冈察洛夫的原著小说并没有这一段，这是米哈尔科夫作为编剧之一，对小说和人物的再创作，它像极了特吕弗的《祖与占》中三个好友在桥上欢奔的段落，浪漫得快要起飞，美好得近乎不真实。

在米哈尔科夫看来，在奥勃洛莫夫以荒废一生为代价，拒绝心灵蒙尘的映衬下，施托尔茨忙于世俗的性格多少有些无趣。当人类在科技革命的进程中，像施托尔茨那样沉浸在忙碌的日常中，往往不再保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基于这样的认识，影片中展现了施托尔茨的分秒必争，他的不虚度时光，信奉活着

要有所作为。有一场戏，是两位好朋友在蒸俄罗斯桑拿时，对树与树根进行了一段富有哲理的对话，这段戏看似闲笔，却体现了导演的功力。从两人的对话可以看出，关于所有的世俗欲念，奥勃洛莫夫从未艳羨，他的人生既无诗意，亦无光芒，但却是他理想的羽翼，沉淀于似水流年的感叹之中，成就了他碌碌无为的美满；但施托尔茨对这些没兴趣，他早已冲出房门，扑进了彻骨寒冷的冬雪之中……

如果说伊凡·冈察洛夫用小说塑造了俄罗斯文学中一个典型的人物，那么米哈尔科夫则用电影语言完全地展现了奥勃洛莫夫的灵魂。银幕上田庄的自成一派、房间的凌乱尘垢、树林的幽静沉默、雷雨的激情澎湃，无不是奥勃洛莫夫心灵的显影。

当镜头跟随着主人公在田庄老宅里游走，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纯粹，镜头“望”向奥尔加光洁后颈和耳畔被风吹起的爱发，我们看到了爱情的纯真和深邃。这当然是米哈尔科夫的一次超越；伟大作品可以如此意味深长，可以超越历史和时代，从作者所处的当下出发，打动后世的芸芸众生。



# 时隔26年，《情书》过时了吗？

陈熙涵

我们终于看懂了一个关于幸福和悲伤从不独立存在的故事；一个关于遗忘的记忆和误解总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交织并存的故事。图为《情书》剧照

曾经感动过无数人的电影《情书》选择在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重映。很多文青都已记不清看过几遍《情书》了，但仍然义无反顾地坐到了大银幕前。

电影是很久以前的电影，故事是很久以前的故事，而今重映，那些讲完和未讲完的故事，过时了吗？

当年，这部由岩井俊二执导，中山美穗、丰川悦司、酒井美纪、柏原崇主演的电影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影片改编自岩井俊二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位不能接受恋人死去的女子，把信寄到恋人曾经的地址，却意外收到了回信，并由此引出了一段爱而不得的往事，一份隐藏至深的感情。

该片一度成为豆瓣评分最高的爱情电影，让人忍不住要一看再看，首先肯定因为它故事本身非常特别。据说，岩井俊二是在看了《挪威的森林》有感于三个人物间那种独特的关系，遂生发的灵感，但最终还是怎样“长”成了一个和《挪威的森林》完全不像的电影，此间的曲折却是无人知晓。

市面上流行的看法是只有年轻时才会觉得岩井俊二的电影好看。我倒觉得，年纪大一点更适合看岩井俊二。他的电影往往就是这样，年轻时看到爱情，待有了一定的经历，才看懂他想讲的远不止于男女情爱，而是人生。这样恰到好处地分裂与疏离，让他的作品面

得待时间，经得起品味。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为情困扰，却不会任其发展为愚蠢的执念，他们没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孤勇，而是最终带着一份珍藏已久的感情，与这个世界和解，影片传递出的美好的人类情感与情怀是永远不过时的。

26年间，《勿勿那年》到《致青春》，在一系列的青春电影里，我们或多或少都能看见《情书》的影子，但岩井俊二26年前的剧作与拍摄技巧，即使放到今天，依然新鲜而不过时。该片重映首日，上海影城晚间那个可以容纳1000多人的大厅多个场次都告爆满；影院里坐着很多年轻的面孔，当然，还有曾经年轻过的面孔。当年二十出头的头茬观众，如今大多已步入中年。人生的经验犹如一盏明灯，使早已存在于头脑中朦胧的东西豁然开朗。我们看懂了年轻时没看明白的《情书》，也看懂了自己。

其次，《情书》的结构和逻辑都很复杂，充满了密密匝匝的细节，这也是该片值得一看再看的原因。影片整个叙事是在男主角缺席的状态下展开的。对渡边博子来说，作为未婚夫的藤井树已经死去；对女藤井树来说，在她翻过素描画像的那一刻，多年前那个和她同名同姓的男孩，开始“复活”在她的回忆里。一个人的结束是另一个人的开始，一个人的放下是另一个人的拾起。看似写的是爱情，但影片的主线显然是两个

女孩间的通信，通过书信往来，过去的秘密抽丝剥茧般展开，两个女孩间生命轮回般的设计，贯穿整个影片。这么多年过去了，岩井俊二设计了由中山美穗一人扮演“双生花”角色的构想，仍然令人感觉巧妙不落窠臼。

片中有一神来之笔，是让两个女孩在浑然不觉间置身同一时空：博子来到小樽寻找真相后即将离开，就在她等待男友秋叶与朋友告别之时，镜头让女藤井树从画面深处骑着自行车向前驶来。两个女孩在不可能相遇的时间和地点，完成了一次跨时空的互相“凝视”。博子“看见”了女藤井树，而女藤井树却“看见”了博子。这个真正的“发现”时刻，起到了助推叙事“起飞”的作用。同时，这个场景也让两位女主角构成了一组镜像关系，博子通过信件来追忆未婚夫，却因“看见”了女藤井树而意识到自己其实从未真正拥有过昔日的恋人，她可能只是女藤井树的替身；而这些信件也令女藤井树发现了男藤井树昔日对自己的情愫，但这份感情她来不及拥有已永远失去。这些耐人寻味之处，构成了《情书》独特的内在节奏。

《情书》说了一个“全员单恋”的故事。文学史上，关于单恋的经典作品不少，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到戴望舒那个“丁香般的姑娘”，再到郑愁予的“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

如莲花的开落”，岩井俊二是当代编织单恋的高手，片子对一个不善表达的男生如何暗恋的细节描述令人印象深刻。影片通过渡边博子的回忆，让我们知道她准备了戒指，却一直没开口求婚，这也是说明了，他是个不善表达的人，这和女藤井树回忆中的表现一样，他一直都没有告白，而把爱恋藏在心里。通过登山朋友的口述，男藤井树死前在山谷里一直唱着松田圣子的《青色珊瑚礁》——“我的爱已随那南风远去”，但朋友说，松田圣子不是他喜欢的歌手，男藤井树却不喜欢，就像他喜欢女藤井树，也只是表现得不喜欢，往骑车而过的她头上套面包装纸袋。而在车棚一道一道对考卷，则是他为了和女藤井树多待点时间，鬼才信一个英文考了27分的人，会那么热爱学习。最后，借书卡背面的画像，已经是他表达喜欢的“极限挑战”，即使这样也只是发生在他即将要转校的时候，要离别的时候，画在《追寻逝去的时间》借书卡的背面。这再一次说明这真是一个隐藏感情很深的人啊！这样的情况和他同渡边博子订婚的场景又是一种遥相呼应，从博子的讲述中，他拿着戒指，却很长时间也无法开口求婚，最后是博子说的。

岩井俊二曾在受访时表示：“最美好的爱情应该只存在于模糊暧昧、刚开始的阶段，那个时候是最让人期待的，也最给人幸福感的。”他自己也承认，拍《情书》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充满遗憾的故事”。在岩井俊二看来，如果没有摄影机的介入，两个藤井树的生活，是庸常而波澜不惊的。“然而，当你从镜头中窥视这些青春鲜果的剖面，你却会为它们细腻、微小的美而感到震惊。”

“我一边故作镇定，一边想把卡片放进口袋里。但不巧的是，这件我喜欢的背心裙上竟然没有任何口袋。”在岩井俊二的同名小说里，是这样描述女藤井树看到那幅画像后的反应的，小说也在此戛然而止。回溯记忆的过程到此结束，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因为许许多多读者和观众由此勾起了自己的少年记忆，就像《悠长的假期》编剧北川悦吏子说的那样：她也曾幻想，早上在学校的自行车停车处偶遇自己喜欢的人，向他问候一声“早安”，然后幸福一整天。这是《情书》带给现实的浪漫，它穿越了时间在现实生活上落地生根，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岁月洗礼留存回忆里，那些真挚的情感让我得以微笑前行。影片临近结尾，博子与秋叶一同前往那座埋葬了她未婚夫的雪山。博子在厚厚的积雪里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对着雪山喊出那句——“你好吗？我很好！”这个场景毫无疑问是《情书》中最经典的一个画面。从无声的书信到放声高喊，久久不能平息的思念在博子的追寻中渐渐放下，她有了开始一段新生活的可能，而得知自己曾被这样爱过的女藤井树，也从父亲肺炎离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这或许是这个电影跨越时空的价

值圆心：它探讨的其实是我们怎么从失去爱人、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去获得重新出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情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讲述了回忆带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不论是两位藤井树间错过的爱情，还是博子最终没能和未婚夫藤井树走到最后的遗憾，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正如岩井俊二所说：“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阶段，会有很多可能，这些其实就是故事，人生本身并没有什么浪费的。”

26年间，发生了什么，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一部《情书》，其中的错过与遗憾，纠结与释然，一定超越了青春与纯爱，沉淀为每个人人生的真相。也可能有人存疑，情书也好，通信也罢，这样的情感载体是今天的手机与微信无法比拟的。70、80后尚有手写书信的体验，因而可以与《情书》中博子与女藤井树的书信往来产生情感共振，并最终与女主角一起解开影片情节构思中最大的谜团，然而今天，功能强大的手机，四通八达的高铁，呼啸而过的飞机，极大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但这些都并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距离跟着一起缩短了。我们最终发现，人生的遗憾与26年前电影里的博子和藤井树一样，并无差别。

于是，我们终于看懂了一个关于幸福和悲伤从不独立存在的故事；一个关于遗忘的记忆和误解总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交织并存的故事。对岩井俊二来说，“初恋”《情书》已经离开了他26年。春未秋往，寒暑交替，他26年保持不变的发型里长出了银丝，只有他的《情书》永远年轻。